

记忆中的年味

你记忆中的年是什么味道的呢?如元宵般香甜?如年糕般香糯?如红酒般香醇?年的味道酸甜苦辣咸皆有之,这才是真实的日子。不管味道如何,都是爱的味道。让我们在酸甜苦辣咸中品出生活的趣味。

酸 过年丢了压岁钱

我7岁那年过年,同村的毛妮拿着一毛钱向我们炫耀:“有了压岁钱,一年都会有钱花……”我羡慕极了,跑回家向母亲讨要。

母亲拿出一张一毛钱递给我,说:“这是娘给你的压岁钱,等咱有钱了,娘就多给你点儿。不过这钱可千万别弄丢了……”我连声答应着,将钱仔细地装进口袋里,高兴地出去玩了。

中午吃饭时,母亲关心地问我压岁钱丢了没有,并伸手去我的口袋里摸了摸。下午,当我想向小伙伴们炫耀压岁钱时,一毛钱却不翼而飞!我当时吓坏了,便到处寻找,结果没有找到。我甚至猜测是铁蛋在和我玩摔跤时,趁机偷走了钱……我吓得躲在草垛里痛哭起来。

天快黑的时候,远处传来了全家人呼唤我的声音,但我不敢应声,只是流着泪透过草垛的缝隙偷偷地看着他们急急地来又急急地去。掌灯时分,铁蛋爹来麦场的草垛取草喂牛,发现了已睡着的我,赶忙把我背回了家。母亲知道我躲起来的原因后,将我紧紧地搂在怀里,哽咽着说:“都是娘不好,都是娘的错……”

原来母亲怕我丢钱,中午将钱“偷”走了!这段小插曲已经过去30年了,每每回想起来,萦绕在我心头的,仍然是一种酸酸的味道…… (李刚)

甜 记忆中的年夜饭

当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响起,我们从被窝里探着小脑袋,眨巴着眼睛,往院子里瞅,还捂起了耳朵等待着爸放接神鞭。不一会儿,一阵响亮的鞭炮声在小院的上空响起,照得窗户一闪一闪的。响声过后,爸披着一身寒气进屋,从口袋里抓出一把糖果塞进我们的手里,疼爱地说:“吃吧,吃吃嘴甜。”那时,糖果对我们来说,是期盼已久的好东西,能吃上一块儿,那就叫幸福。

早饭是饺子,妈给我们每人盛了满满一碗,笑眯眯地说:“吃吧,看谁能吃到钱!”于是,我们小心翼翼地咬着饺子,满心期待。每年,妈只在一个饺子里放有硬币,但神奇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吃到过:在我中考那年,我吃到了;在姐高考那年,姐吃到了;在哥结婚那年,哥吃到了……不管是谁吃到钱,妈总是很惊喜地说:“多吉利呀,偏偏是你吃到了,你今年一定有好运!”

长大后,我发觉了其中的玄机:每年的饺子都是妈包的,也是她给我们盛的,谁能吃到钱她早有“预谋”。母亲以她最朴实的方式,表达着对我们的爱。

如今,尝遍百味之后,我们已不稀罕糖果,初一早上也吃不到妈包的饺子了,但糖果的甜和饺子的香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。

(希望作者与我们联系,以付稿酬。)

岁岁年年相似 年年味不同

洛阳写手
写百姓事
联系电话:
65233688



卖柏枝过年 苦

有一年,眼看年就要到了,家中还没钱办年货,母亲满脸愁容,父亲却说他早有打算。家乡有过年在门框上插柏枝的习俗,父亲打算卖柏枝。他在小年前的几天里,每天都到西坡柏树林里砍柏枝,浑身弄得脏兮兮的不说,手还因为攀上爬下而裂了口子。晚上,他和母亲把柏枝修剪后,捆成小把。

在乡村,腊月二十三以后,大村庄的街上天天都是集,卖年货的,买年货的,人来人往,好不热闹。这时学校已经放假,父亲便叫上我和二哥、三姐,拉着装满柏枝的人力车,去大村庄卖柏枝。父亲交代我们每把柏枝卖5分钱,然后把我们分派到几个村里去卖。

腊月二十八那天,父亲把所剩不多的柏枝分给我们三人卖,而他则用卖柏枝的钱去置办年货。我虽明知是为了过年,心里却怨恨是父母无能才让小小的我在集市上受罪。这时,有个中年妇女对我说:“你若卖3分钱一把,我就多买一些。”我听了不由得一乐,依计而行,不一会儿,我的柏枝被抢购一空。父亲办好年货回来,得知我很快就卖完了,竟表扬了我,但我明显看到父亲眼中的泪。

如今家里再也不用卖柏枝挣钱过年了,但父亲辛酸的泪牢牢地刻在了我的心中,并时刻提醒我:幸福生活来之不易,忆苦思甜,好好珍惜! (徐善景)

一个人过年 涩

父母天天盼着我们能回家过年,还没进入腊月,电话就一个接一个地打来。想着春节前车上很拥挤,妻子和女儿干脆提前回了家。

眼看就要过年了,我的心跟猫抓似的,给领导请假说要回家过年,领导黑着脸:“那生产任务怎么办?”一句话把人堵得死死的。一直干到年三十下午,领导宣布:放3天假,初四上班。我一路小跑去车站,谁知汽车已经停开了。

我只好缩着脖子回到家里。家里

冷锅冷灶,妻子女儿走后,我整天在职工食堂吃饭,一点儿年货也没有准备。外面雪越下越大,天地白茫茫一片,菜市场空空如也,一个人也没有。

沮丧中,妻子打来电话,告诉我阳台上还有一箱康师傅方便面。我如获至宝,又在冰箱里找到几根火腿肠、一袋子大虾,给自己弄了两个菜。

天渐渐黑了下来,外面鞭炮声此起彼伏,我听着鞭炮声,喝着小酒,粗着嗓门喊了一声“新年快乐!”一个人看春晚,我孤独地流下了两行泪。(魏杭州)

过年我妹泪花流 咸

那年春节前夕,我和同事到北京谈业务,因为考虑到年前一定能赶回洛阳,所以我只跟闺蜜说了一声。但由于谈判不顺,回家的时间拖延了好几天。

当我拎着大包小包,回到我朝思暮想的小院时,奇怪,家里家外不见一丝新年喜气,正疑惑间,母亲从外面进来,看见我颤声说:“你可回来了!大过年的,你去哪儿了?我们都找你好几天了!”

说着,母亲一路小跑到门外,大声吆喝道:“他爹,姐儿回来了,赶紧去找老大老二回来放鞭炮!”我这才看见,父亲在门外院墙边上圪蹴着。父亲看见我,蹙着的眉头倏然展开了。

原来,眼看到了大年三十,父母还不见我的影子,就赶紧打发两个哥哥来城里找我。二哥辗转打听到我的闺蜜家,只听说我去北京了,干着急联系不上。闺蜜说,她领着我二哥在公司门口苦苦守候了两天。大年三十晚上,万家灯火,一派喜庆气氛,我二哥绝望地摇晃着公司的铁门,站在风雪里,哭着唤着我的乳名说:“我可怜的妹妹一定是被坏人骗走了!”

家人几天的担心、揣测、焦急,在看到我的那一刻,都化成了相见后的泪水,那泪水流进嘴里,咸咸的。哥哥拿出鞭炮,放得震天响,仿佛再说:我妹妹回来了! (马金丽)

